

# 济南小说选



1247.7

# 济 南 小 说 选

济南文学工作者协会编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小院之中·····    | 丑 牛 ( 1 )     |
| 光·····       | 刘玉民 ( 10 )    |
| 保姆·····      | 刘世海 ( 34 )    |
| 疾·····       | 孙 涛 ( 49 )    |
| 错弄的婚事·····   | 张开镰 ( 63 )    |
| 春华秋实·····    | 严 民 ( 80 )    |
| 心灵曲·····     | 宋曰信 ( 97 )    |
| “老阴天”破晴····· | 李成才 ( 115 )   |
| 母亲的身影·····   | 陈 杰 ( 119 )   |
| 阔别重访·····    | 杜 维 ( 124 )   |
| 贵客·····      | 杲 峰 ( 139 )   |
| 节奏·····      | 赵远智 ( 149 )   |
| 前奏曲·····     | 赵和琪 ( 162 )   |
| 会内会外·····    | 赵梦霆 ( 178 )   |
| 走向前去·····    | 郭慎娟 ( 187 )   |
| 啊, 生活的酒····· | 高洪波 ( 197 )   |
| 新居·····      | 焕鲁 奎元 ( 212 ) |
| 新任科长·····    | 谢明洲 ( 219 )   |
| 羁旅人·····     | 王延平 ( 231 )   |
| 那片云霞里·····   | 王海涛 ( 249 )   |
| 小路雨蒙蒙·····   | 刘烨园 ( 258 )   |
| 道士的儿子·····   | 李安林 ( 272 )  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喜酒不醉人·····     | 李良森 ( 286 ) |
| 孙百万“还魂”·····   | 徐方明 ( 298 ) |
| 报春的喜鹊·····     | 郭 震 ( 308 ) |
| 小村口·····       | 崔 苇 ( 323 ) |
| 勺子头的喜剧·····    | 颜廷之 ( 338 ) |
| 夜被闪电划破·····    | 王志健 ( 352 ) |
| 这里，有战士在守卫····· | 孙立宪 ( 359 ) |
| 老班长·····       | 赵 明 ( 370 ) |
| 小摄影家·····      | 王 欣 ( 382 ) |
| 伞·····         | 王洪荣 ( 396 ) |
| 春天，还远吗·····    | 李 枫 ( 407 ) |
| 脆枣儿·····       | 张法贵 ( 418 ) |
| 珊珊·····        | 张凤莲 ( 425 ) |
| 姥姥·····        | 祝丽华 ( 436 ) |
| 辣椒姑娘·····      | 王树国 ( 445 ) |
| 招领·····        | 李际田 ( 448 ) |
| 戒烟·····        | 宋 波 ( 450 ) |
| 雏风·····        | 张 伟 ( 453 ) |
| 河边草青青·····     | 周 倩 ( 456 ) |
| 对镜思·····       | 贾印贵 ( 460 ) |
| 话匣子外传·····     | 徐 笑 ( 462 ) |
| 蒲松龄赶考·····     | 李永祥 ( 465 ) |
| 重审诗扇案·····     | 丛 耸 ( 484 ) |

# 小 院 之 中

丑 牛

择邻而居，我有一条固执的“准则”：各家生活水平要旗鼓相当。我住的这个小院，全是和我日子差不多的穷人。我喜欢的就是这一点。

连我们在内，院里住着四户人家，都是老街坊了，家底和脾气互相摸得着，凡事都有个担待。大家一直和和睦睦，平静地生活着。

常言道：“什么都有，千万别有病；什么都有，千万别没钱。”我爱人在农村，年轻的得了坐骨神经疼，一年有半年挣不上工分；两个儿子，大的十一，小的八岁，跟着我上学，是没户口的“黑孩子”。平日里，如果没有邻居们的体恤，我这个当教员的真拔不开栓了。正所谓“远亲不如近邻”啊！今天下午，学校总务主任悄悄对我说，这回分房子有我的一份。我婉言回绝了。说心里话，我真舍不得离开这里。

当然，这里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。这本来是一座典型的京式小四合院，四四方方，整整齐齐。文化大革命“革”了十年，把人从云雾罩之中“革”到平地上来了。院里鹅卵石的甬路，恰好把天井辟成四瓣，厨房啦，鸡窝啦，丝瓜架啦等等平地而起，走起路来得小心谨慎，迂回曲折。真好象封建割据一般。不过，人们仍能随遇而安，和平共处。

傍晚，下了今年第一场雪。雪粒沙沙拉拉地敲打着窗玻璃。我和孩子们正在吃饭，忽然，门外有人急着嚷：“开门，快开开门！”来人用脚尖踢着门板。门开了，进来的是“脏神”。脏神是东屋岳嫂子的外号。这二年，街上差不多人人都有外号，不过不敢当面称呼罢了。可是背后叫归叫，一般都无多少恶意。

“脏神”有四十来岁，矮矮的，胖胖的，黑黑的，笑起来活象个弥勒佛。在衣、食、住、行四个字中，她就相中了一个字，只要吃得滋润，什么都不管了。

“脏神”进得门来，“哐”的声把一碗热腾腾的鸡杂放到桌上，然后朝手指尖上“啐、啐”吹着气儿，说：“尝尝，尝尝口味。”说着随手往前襟上抹了两把。忽地她又惊叫起来：“哎哟，你瞧我这穷命坯子，刚穿上的新褂子又抹上油啦！”我这才发现，她穿着一件蓝涤纶的新上衣，在灯光下闪着光亮。哟，几天没见，得刮目相看了。

“哎，听见响声了吗？”她拿起桌上的抹布，若无其事地笑问道。

我有些迷惑。

“你没听见钟打点？”她用抹布擦着手上的油垢，笑眯眯地说，“动静那么大，那么清脆。”

这倒怪了，她每逢看时间，总是来瞧瞧我这个老式的双铃马蹄表，哪来的钟声？

“唉，俺那个死老头子，睡觉没准头儿。我今天出去买了个大挂钟，四十多块，还是什么‘鸡星’的呢！”

“脏神”的丈夫老岳没有正式工作，在工厂里干合同工，她本人一直是家庭妇女，虽然没儿女，日子也够紧巴

的，头几天，居委会主任来了，说政府允许生活困难的做小买卖。“脏神”立刻拿了块木牌牌，叫我写字：“院内出售五十年老汤烧鸡”。她娘家曾卖过烧鸡，颇有些名气，但不知这五十年的老汤如何保存下来的。开张后生意十分兴隆，吃客一直不断；才几天工夫，买上大挂钟了，还是名牌货，烟台北极星的。

桌上的鸡杂还冒着热气，儿子们吃得蜜口香甜，我可坐了蜡。我们院里有老规矩，谁家有点稀罕的东西都要送，甚至换换饭食也要送。往往，一家送而动三家，礼尚往来嘛。果不其然，一会儿另外两家也送来了炸藕合和排骨。

儿子们欢呼起来，我心里却犯了嘀咕。咱无的可送啊，总不能把锅里的稀粥盛给人家吧？哎，有了，床底下罅子里还有几斤红枣，那是要熬“三红粥”，给我自己治高血压的。唉，咱来个“滥竽充数”，一家送一碗红枣吧。

饭后，雪停了。我给两个儿子布置好作业，便把一摞作文本放到面前。这是我们家的惯例。这样我既可以继续工作，又可圈住孩子，免去好多麻烦。

一本作文还没看完，“嘭当”一声，门被撞开了。西屋的三个捣蛋包，带着“杀”声冲了进来。老大戴着空军帽，老二戴着海军帽，老三戴着坦克帽；手里都举着铮明瓦亮的发火手枪。三只枪朝着我“嚓、嚓、嚓”地冒火星，闹得我眼花缭乱。

我的两个儿子，也不做作业了，一个用铅笔顶着下巴，一个咬着手指头，四只眼滴溜溜乱转。看看人家的手枪，又瞅瞅人家的帽子，馋得不得了。

我用眼瞪着他俩，心里又气又急，但没有发火。他们年

竟是孩子，这时候是不好跟孩子治气的。

我埋下头批改作文，这等于是对他们下了一道敕令。不料，两个儿子毫不知趣，偎到我跟前，哼哼着也要这样的手枪和帽子。我从桌子下边伸过手去，拉住他俩，笑着说：

“听话，听话，爸爸长了工资就给你们买。”可能我把他们的手捏疼了，也可能他们已把“长工资”的话听腻了，光说老不长，不大相信了，两人一起哇哇哭起来。

“‘大光蛋’，怎么跑到这里胡闹腾！”三兄弟的妈妈喊着老大的小名进来了。她本名叫狄薇薇，外人送了个雅号，叫“敌敌畏”。敌敌畏才三十来岁，她和她丈夫同在一家皮鞋厂工作。小两口工资合起来不过七十块钱，因此，家里就象春秋战国，天天为着钱打嘴仗。她丈夫的爱好比较全面，抽烟，喝酒，品茶，外带着打猎。这二年，兔子没有猎手多，常常空费弹药，一无所获。一天，他正在瓦盆里拌火药，“敌敌畏”在炉子上炒菜，正为没钱买酱油着急，一时性起，把他的火药盆子踢得粉碎。两个人打了个七开加一开，锅、碗、瓢、勺都砸了。到了夜里，她觉得实在没寻头了，就喝了敌敌畏。幸亏抢救及时，才没送了命。她火难不死，人们便把狄薇薇三字稍加变化，叫成了“敌敌畏”。

“敌敌畏”进门跺了跺鞋上的雪水，便冲着灯亮抖开一件皮货。“来，给长长眼，”她翻过来正过去摆弄着皮短大衣，甜蜜蜜地说，“俺那口子，整天加班累得半死不活的，还顾着打那个熊猫，冻得和个猴似的。怎么样？八十四块……”

我心里明白，她并不是认真找我这个大外行“长眼”的，只不过办了件顺心事让大伙知道罢了。所以，我笑而不语。

“敌敌畏”把皮衣搭到胳膊上，一眼瞥见我的两个儿子在抹眼泪，便推了一下大光蛋的后脑壳，说：“快把新手枪给大宝、二宝玩玩！”三个“光蛋”一起把发火手枪塞到儿子怀里。大宝、二宝急忙把手藏到背后，眼睛虽然贪婪地盯着手枪，可四只小手光搓屁股，没伸出来。

送走“敌敌畏”和“光蛋”们，我长嘘了一口气，急忙插好房门。

我坐在椅子上，心中不知是个啥滋味。新政策无疑带来了新变化。才几天，“脏神”家、“敌敌畏”家不就今非昔比、充满了活力了吗？可是，可是从今天开始，绝不能让两个儿子随便串门子了。

“当当、当当”，敲门的声音。手指轻轻弹在门上，从容不迫而又十分文雅。

儿子们悄悄看着我，没敢出声。我犹豫了片刻，起身拉开门栓。门外站着的是“小迷瞪”。她冲我莞尔一笑，低声问：“老师，忙完了吗？”

“小迷瞪”是我们院里众口称赞的好姑娘。人长得挺恬静，快二十岁了，一副娃娃似的小圆脸，不笑不开口，一笑就露出一对小虎牙。除了看书，她对什么都没兴趣，别人给她说话，她“唔”一声笑笑就完了，还是埋头看她的书。所以，有人说她迷迷瞪瞪的。其实，她当上售货员以后，算账还是“一口清”呢！

儿子们朝“迷瞪”姐姐做个鬼脸儿，继续做他们的作业。她坐在床沿上，也不说话，只是探下身子，静静地看着大宝、二宝在小饭桌上算题。

一会儿，她抬头瞅瞅窗台上的马蹄表，悄声对我说：

“老师，我家买了电视机啦，一块去看吧！”

噢，这可是个新鲜事儿。前几年，她还上初中的时候，每逢新学期开始，她总要大哭一场，因为她家交不起学费啊。一次，她躲到门后头哭了一天，我硬拉她到学校申请了减免才算完事。不过好长一段时间，她老觉得抬不起头来。

“老师，今晚演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，您们一定得去。”她笑吟吟的十分恳切地说。

儿子们按捺不住了，两人跳到“迷瞪”姐姐跟前，拉着她的手央她讲情。

“别，别，我给你说，我，你看，这……”我红着脸急忙推辞，可我的意思怎么也表达不明白。

“老师，我知道，”她伸手把我面前的作文本合上，“您哪天不忙到十一、二点，非这一时吗，再说明天是星期天。”说着就来拉我。

她说得有条有理，足以打动人。唉，这样诚实的姑娘，这样热情的邀请，去吧。我对儿子们郑重地说：“听着，只许这一次。”话一出口，我也后悔了，因为这几乎是一句废话。

“小迷瞪”家住的是北屋。她爸爸在市郊灵泉供销社工作，不常回家；家里只有她这个独生女儿侍候妈妈，妈妈原来在服务大队干壮工，现在半身瘫痪了。

“敌敌畏”带着三个“光蛋”早来了，正帮着摆小板机。“脏神”也来了。其实她压根儿不相信海底上能爬出活人来，再说还有几十只鸡等她拔毛呢，她是让“迷瞪”姑娘死活拖来的。

屏幕上正播放国际见闻。孩子们兴致勃勃，大人们则在

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啦闲呱。

“质量还不错哩。多少钱一架？”“敌敌畏”停下手里的毛衣针，指着电视机问。

“二百四。整整三个月的奖金，一个子儿没动。”“小迷瞪”平平静静地回答。

“二百四！这点儿小玩艺儿就二百四？”“脏神”惊奇地咧着嘴说。

“二百四？才二百四十块钱就能买了？”“敌敌畏”兴奋得摸着三“光蛋”的头，好象立刻要抓一架来。

“二百四……”我心里重复着这个庞大的数字。

“敌敌畏”快速地挑着毛衣针，笑着说：“从这个月开始，俺皮鞋厂改成计件工资啦，俺俩多拿了百十块。行，下个月加把劲儿，咱也弄一架！”

“小迷瞪”谦和地说：“其实这电视机俺买得挺犟，全为着老人闷得慌。”她朝躺在床上的妈妈笑笑。

“脏神”没有参加“收入”这个题目的谈论，她两眼盯着屏幕，似乎看得很认真。“你呢？”“敌敌畏”从背后戳了她一下，“你快发起来啦！”

“发？发他娘的面！”“脏神”赌气似地说，“起五更，睡半夜，还不把人累煞！俺那老头子一天百十里，下乡买活鸡，唉……”不过，她叫过苦之后，在老同院面前，还能说说实在话。她十分熟练地口算：“一天卖二十五只，一只挣五毛，五五二五，二五一十，”然后她轻描淡写地摇着头，“一天拿它十拉块钱儿吧。可真不易啊！”

正片开演了。屏幕上一片波涛。一艘潜艇象怪物般迎面驶来。

不知是“脏神”看不懂，还是不愿看，也可能是看不懂才不愿看，总之，她突然想起了我。“唉，就苦了你这当老师的啦，”她同情地瞥了我一眼，拍着膝盖说，“干巴巴的那俩钱儿！”

麦克在水中自由自在地畅游。我对“脏神”报以感激的微笑。

“可也是啊。”“敌敌畏”的注意力被“脏神”牵动了，她也叹口气说。一会儿，她扭过头来，认认真真的说：“俺厂里正缺人使。我给你托托人，调过来吧，别喝那粉笔沫啦！”她的话真诚而又热烈。

伊丽莎白在和麦克交谈。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连说了好几声“谢谢”。

“脏神”干脆转过身子，正而八经地说：“托人？费那个事干么。你还干你的老师，抽空帮我忙活忙活，我给你添补俩钱儿！”她的话热烈而又真诚。

我还没说话，“小迷瞪”扑哧一下笑出了声。她了解她的老师。她不相信我会去做皮鞋，更不相信我会去卖烧鸡。

孩子们抗议了，因为麦克已经昏死过去。屋里一时安静下来。

忽然，门外响起“咪喔，咪喔”的猫叫声。哎呵，是我们家失踪的丽莎回来了。前一段，我们家里闹鼠灾，同事送给我一只花猫，黄底黑花，皮毛闪着光亮，象只小老虎。它一会儿跑，一会儿跳；有时弓起腰身舔舔人的手心，向人献媚；有时在人腿间蹭来蹭去，向人撒娇，真逗人喜爱。这几天不知它躲到哪里去了。

丽莎轻声漫步地走过来。大宝看见了它：“爸爸，丽

莎！”说着伸手就抓。丽莎一缩身子，“刺溜”一下逃了。它蹿到“迷瞪”跟前，甜声甜气地叫着；又一下扑到“敌敌畏”脚下，仰起脸摇晃着尾巴。突然，它看见“脏神”，猛一纵身跳上她的膝盖，使劲儿往怀里钻。

唉，我的丽莎。

电视还没看完，我便暗暗下了这样的结论：为了我的“准则”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我自己，明天就找总务主任要房子，必须尽快搬到教师们中间去。

（原载《山东文学》1980年第4期）

# 光

刘 玉 民

## 一

月亮隐到云层里去了，天际的风，扯着一团流云飘过。石榴树下，院子里，整个城市和海滨都暗了下来。子清和方之沉默着，在想着心事，也在观赏着天空的幻变。终于，月亮从云层中突围出来，好象比先前更圆、更亮了。那如银似水的光瀑，细密地、漫无边际地倾洒下来，仿佛给整个世界披上一层缥缈神秘的外衣。

忽然，方之发现，月亮在子清的眼角上闪出了两个光点，圆圆的，两颗，顺着鼻梁两侧，缓缓地向下移动。

“怎么，你？……”他惊愕了。

没有想到，这一问，子清反倒唏嘘起来。

方之惶然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“子清，都是我……我不该说那些……不该……”

沉默。风，在石榴树枝头簌簌作响，把淡淡的清香扑到他们脸上。不知哪里传来了苏小明的歌声，低沉而有激情。子清仿佛意识到什么，掏出手绢，在面颊上擦了擦，抬起头来：

“不，方之，这不能怨你。是我自己……”

“不不，是我不好。”方之更加不安起来，“是不该打扰你。……”

两天前，方之来到这座海滨城市。下了火车，直奔子清家里。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在那栋又窄又挤的宿舍楼里见到了他。

“子清，还认得我么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他习惯地抹抹梳得平光洁净的银发，微笑着。

“瘸子？……”

轻轻地点头，眼角湿润了。

“瘸子！”

“眼镜！”

两个人紧紧地拥抱了，乐和悲，泪和笑，融汇在了一起。

饭撤下去了，又端上来了，“竹叶青”、炒鸡蛋、溜肉片、松花蛋……“内当家”还在外屋忙活着，两个人便先坐了下来。

“多少年了？”

“十年。打从那场海潮分的手。”

“是啊。十年！腿好了，不瘸了？”

“你看……”

外屋门响，有人进来了。是立强，子清的儿子，师范学院二年级的学生。

“方之伯伯！”立强喊着扑进屋来，“方之伯伯，你这大秘书长还记得我们哪？”立强偎坐在方之身旁，眼睛里闪着乌亮的光。

“我这秘书长也比不了你爸爸呀！书一本一本地出版，流水似的。”方之笑着说。的确，自从子清的创作才能重新得到发挥以来，已经出了几个短篇小说集和诗集了。尤其那本

长篇叙事诗《光》，以其主题思想的深刻尖锐，主人公形象的生动感人，震撼了整个知识界。国外也纷纷翻译出版。今年初，子清还远赴波恩，参加了那里举行的新书推销仪式呢。

“那算什么呀，还是你们民主党派吃香……”立强说。

“无党派、无信仰人士。”子清朝立强噘噘嘴，对方之说。

“哦？”方之闪着惊奇的目光。

立强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，大学里这样的，又不是我一个。”

“未来的教育家……”子清感慨地摇摇头。

“你们不要光顾了说话。”“内当家”端着两盘菜进来了。她朝方之笑着，说：“菜做得不好，可总得多吃一点、多喝一点哟。”

那一晚上，他们吃的不少，喝的不少，说的更不少。可最重要的话，方之是在今天晚饭后，与子清坐到花坛旁石榴树下，才谈起来的。他谈得诚恳而坦率，他希望子清能够加入他们的民主党派组织里来。

这使子清慌张起来：“不，不，我怎么会……”

“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，这是中央早就讲过了的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我自己……”

“你多年要求进步，在知识界很有影响，这对于团结有志之士是有利的。”

“……”子清终于镇定了自己，十分坦诚地说：“方之兄，你们对我的信任和期待，我感激不尽。可是你不知道，

我，多年来一直都在追求着一个目标……”

“哦？”

“我要加入党，共产党。”

沉默。方之思付着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那现在呢？”

子清沉默片刻，回道：“当然还在争取。”

“难哪！知识分子，几十年一直都是资产阶级。”方之颇为伤感地叹息着，“粉碎‘四人帮’几年了，党中央早就为知识分子平了反，可下边，一到具体问题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注视着子清：“子清，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，我问你句话，你不要见怪。你追求的目标无疑是非常崇高的。可你追求了这么多年，有人理解你吗？”

又是沉默。月亮被流云遮住了。两个人都在想着心事。方之万万没有想到，子清竟然落泪、唏嘘起来了。是自己的话，伤害了子清的心？抑或触动了他心中的伤痛，开启了他的感情的闸门？

方之茫然了。

## 二

立强送来一兜苹果，他们的谈话中断了。

“爸，方之伯伯这次来，是专门找你的吧？”回家的路上，立强诧异地问。

“谁说的？这儿有他们的支部。”

“人家都说方之伯伯这次来，主要是……”

“立强，给我买包烟去。去呀！”

立强去了，又回来了，思绪丝毫没有乱。

“爸，方之伯伯都跟你说了些啥？”